



重视提升指挥员数据领导力

□ 相 丽

领导力是指一个人在组织或团队中，通过影响和激励他人，达成共同目标的能力和素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和新型生产要素，军队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入推进更使得数据“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军队指挥员身处数据的海洋，亟须具备与数字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新型领导能力——数据领导力。数据领导力是指领导干部借助数据资源推动自我完善与管理革新，引导和影响他人提升数据处理、分析及运用能力，培养数据意识，激活数据潜能，释放数据价值，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面对海量军事数据，指挥员可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提升数据领导力并以此为引领，加速推动军队建设数字化进程。

培养数据思维是提升数据领导力的首要任务。数据思维强调从数据中获取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推测、决策或解决问题。它能够帮助指挥员基于客观数据进行分析和判断，减少主观臆断，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在军队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指挥员要想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就必须转变思维方式，突破传统思维束缚，认识到提高数据领导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培育“以数据为中心”的思维理念。一方面，指挥员需注重自身数据思维的培养。数据思维是领导者科学、合理、高效地运用数据的前提，指挥员只有具备了数据思维，对数据高度重视，才会在实践中带头使用数据，依靠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进而提升指挥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更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和形势。另一方面，指挥员要将军事数据深度融入军队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各领域，以领导者自身数据掌控能力的提高来带动和影响所属官兵形成数据思维。可通过成功案例分享、数据驱动的决策流程规范等手段，使其真正感受到数据的重要性，并自觉将数据分析融入日常工作，共同营造“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良好氛围。

强化技术支撑是提升数据领

导力的关键所在。技术支撑是指通过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以保障某项工作的顺利实施。数据领导力的提升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数据采集、筛选、重组方式的变革，为指挥员高效、快速地处理海量信息提供了便捷且智能的方法手段。指挥员应充分理解技术支撑的重要性，注重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主动学习数据相关专业知识和工具的使用方法。学会用新技术新手段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潜在关联和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方案，创新解决部队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展现数据在军事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数据智慧优势，推动领导决策向智能化转变，实现军队作战指挥和建设管理领域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高效率的数字赋能。

推动数据共享是提升数据领导力的重要依托。堆集、无序、静态的军事数据无法产生高价值，数据依靠流通交换创造价值。数据共享允许跨系统、跨平台使用数据，能够有效促进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间的数据交互与业务交流合作，有助于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从指挥员的角度看，把“使军事数据共享红利最大限度惠及全体官兵”作为工作目标，加速推动军事数据开放共享进程，完善军事数据共享制度机制，建设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数据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使决策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业务信息并作出合理决策。同时，使业务相关人员能够更准确地知晓决策过程和结果。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部门间的沟通成本，有助于形成对问题的一致理解、达成共识，而且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保障数据安全是提升数据领导力的基础支撑。数据安全是指保护数据免遭攻击、泄露或破坏的一系列措施和实践。军队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在为释放军事数据价值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也给军事数据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加强指挥员的数据领导力，就是聚焦解决新问题、新挑战，促使指挥员带头研究数据安全风险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制定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创新数据安全防护技术手段，加大数据安全动态监管力度。完善风险预警、响应、处置机制，运用数据访问控制、数据加密、实时监测等措施，变被动防守为主动防御，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有效应对数据泄露、恶意攻击等现实威胁，逐步构建稳定可靠的数据安全环境，综合运用管理与技术手段，为领导者决策指挥提供安全的数据保障。

建立数据文化是提升数据领导力的根本保证。数据文化是指在组织内部形成人人重视数据、善于运用数据的良好氛围。数据文化的构建对于提升数据领导力至关重要，它能够帮助指挥员更好地管理和利用数据，充分发挥数据驱动作用，以数据赋能业务，实现整体业务效能的提升。一方面，指挥员应制定清晰的数据战略，明确数据全生命周期流转的各项标准，强化数据治理。注重提升数据质量，增强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使其在全域范围内可见、可懂、可用，推动全军形成军事数据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指挥员注重从战略层面到操作层面的全面变革，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宽容氛围，激发官兵乐于运用数据、参与数据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数据文化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防闪爆面罩和手套：海军官兵的“生命防线”

□ 汤陈琪



使用100小时，NOMEX材料仍能保持原强度的70%，结合其出色的耐磨性和抗撕裂性更是为其在防闪爆装备市场赢得了广泛赞誉和稳固地位。

实战运用：历史与现实的见证

当舰艇内部发生燃爆时，高温火焰和冲击波迅速蔓延，如果舰员的头部和双手被烧伤，会使官兵在短时间内丧失判断力和行动力，影响战斗或逃生，而防闪爆面罩和手套则能够有效隔绝明火，其耐高温特性也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材料的完整性，为舰员争取宝贵的逃生和自救时间。

其实防闪爆装备在二战时期便已应用，只不过当时的工艺是将布料放在硼酸中浸泡进行阻燃处理，这种处理方式虽能起到一定的阻燃作用，但存在刺鼻的气味，阻燃效果有限，加之有效时间较短，使其在实际应用中大打折扣。随着长丝芳纶这一革命性材料的问世，以其卓越的阻燃性能与轻量化优势，迅速取代了传统的硼酸阻燃布，成为防闪爆装备领域的新星。

发达国家的海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革，纷纷为舰员配备防闪爆面罩和手套，并在实战中验证了其显著的效果。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考文垂”号驱逐舰舰长曾回忆：当时有一枚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指挥中心上方的舱室，由于战时官兵都穿戴了防闪爆面罩和手套，即使在瞬间的高温火焰燃爆冲击下，指挥中心内的绝大多数舰员都只是表层皮肤烧伤，战后痊愈甚至没有留下瘢痕。这无疑是防

独立创新：突破技术壁垒

发展中国家的海军防闪爆面罩和手套的研发历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早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海军就开始关注防闪爆装备的研发，但由于技术封锁和材料限制，一直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芳纶纤维的研制技术难度大、生产工艺复杂、投资成本高，世界上仅有少数企业能够量产，美国不仅垄断了全球长丝芳纶的市场，而且也一直把NOMEX材料认定为战略物资，对特定国家实行出口管制，这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海军既往一直无法大规模配发这种欧美海军的标准装备。

随着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我国科研团队已经突破长丝芳纶的核心技术壁垒，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芳纶1313纤维，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出了防闪爆面罩和手套等系列产品。我国自主研发的芳纶1313纤维，其熔点高达370摄氏度，且在400摄氏度以下仍能长时间保持结构稳定，能够有效阻挡火焰和高温对舰员的伤害。这些装备不仅具有卓越的防护性能，还注重舒适度和实用性，确保了舰员在佩戴时能够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和灵活性。

改进方向与未来展望

尽管防闪爆面罩和手套的研发与应用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的地方。随着

战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作战需求的不断提升，对防闪爆装备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继续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不断提高装备的防护性能和舒适度，以满足未来战场的需求。

首先，可以进一步研发具有更高熔点和更好阻燃性能的新型材料，以进一步提升装备的防护能力。其次，防闪爆面罩和手套的生产成本也是制约其大规模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成功突破了长丝芳纶的核心技术壁垒，但生产成本仍然较高。因此，需要通过优化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提高装备的性价比，实现更大规模的装备普及。最后，除了耐高温性能外，还需要在人体工程学设计方面继续创新，确保舰员在佩戴时能够保持良好的视野和顺畅的呼吸，特别是手套的指尖部分，应采用特殊设计，以增强舰员在操作武器装备时的触感与灵活性。

展望未来，防闪爆面罩和手套的发展将呈现出智能化、多功能化和个性化定制等新趋势。积极探索物联网、传感器等前沿技术与装备的深度融合，实现装备的智能监测与预警功能。在保持原有防护性能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装备的功能边界，如增加防毒、防辐射等多功能模块，以满足海军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多元化防护需求。同时，应根据不同舰员的体型特征与作战需求，提供个性化的装备定制服务，确保每位舰员都能获得最贴合自身需求的防护装备。

总之，防闪爆面罩和手套作为海军官兵的重要个人防护装备，不仅体现了军事科技创新的实力和成果，更彰显了现代海军对舰员生命安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战场环境的变化，防闪爆面罩和手套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为海军官兵的生命安全筑起更加坚实的防线。



陈庄战斗：一场“模范歼灭战”

□ 孙宏强

未进入我军预设的伏击圈。

16时，敌人全部撤回慈峪镇，并作出向灵寿县城撤退的架势。我军在分析这一情况后认为，日伪军不会轻易放弃进攻陈庄，不进反退很可能是放“烟幕弹”，企图以此迷惑和调动我军主力。

识破顽敌意图，展开周密部署

果然，日伪军并未真正撤退。9月27日凌晨，敌人留下少量兵力留守慈峪镇，主力1100余人则以长途奔袭的战术，沿鲁柏山南麓小道向陈庄轻装疾进。此前，我军驻陈庄的机关和群众在进行坚壁清野后，已安全转移。11时，敌人占领陈庄，但扑了个空。

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员关向应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判断：敌人孤军深入，后方交通无保障，不可能久占陈庄，迅速撤退可能性较大；在撤退路线上，沿磁河的大路是敌人撤向慈峪的捷径，且可以得到慈峪镇之敌的接应，敌人较大可能沿这条大路东撤，沿来路向南退却的概率较低。据此，我军遂决心将主力集中在东、西寺家庄和高家庄一线，这样无论敌人沿大路东撤还是从小路南退，我军均能将敌人阻击歼灭。

具体部署为：独立第1支队（欠1个营）继续保持与敌人接触，如敌人东撤，则节节阻击，将敌人诱至我军伏击区域，若敌人南退，则尾随追击；第716团和独立第2团（欠1个营）分别隐蔽集结在陈庄东侧东、西寺家庄至南、北台头之间和冯沟里、坡门口及其以南地区，占领各自伏击阵地，待敌人通过时，突然将其包围、歼灭；独立第1支队和独立第2团各1个营配置在陈庄南侧长峪附近，

防止敌人从陈庄向南沿来路撤退；第719团仍驻守南、北漳庄及白头山阵地，严密监视并阻击慈峪增援之敌，配合主力伏击；独立第4团以1个营的兵力担负行唐、曲阳方向的警戒，主力集结于牛下口待命。

27日夜，独立第1支队和原驻陈庄的抗大第二分校分别从东、西两面对进占陈庄之敌进行彻夜袭扰，致敌疲惫不堪，异常恐慌。28日晨，日伪军在陈庄纵火后，开始向东撤退。8时许，敌人以部分兵力出陈庄向东，在七祖院、大庄对独立第1支队展开进攻。就在我军判断敌人很可能要顺大路向东逃之时，敌军主力却在陈庄附近向南涉过磁河，有沿来路向南逃跑的迹象。我军综合各方面情况，缜密分析后认为：敌人没有发现我军设伏的位置，更没有觉察我军的伏击部署。因此，敌人向南沿来路逃跑的可能性很小。但为慎重起见，我军指令独立第2团主力由冯沟里以南的山地立即赶往陈庄南侧长峪一线，协同独立第1支队第3营，防敌南撤。

扎紧预设口袋，全歼来犯之敌

果如我军所料，9时许，日伪军过河后又突然转头向东，沿磁河南岸迅速东撤。当敌人进至坡门口附近时，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随即遭第716团的猛烈阻击。战斗打响后，正向长峪疾进的独立第2团主力迅速回师向北发起进攻。为扎紧口袋，完成合围，独立第4团和尾追敌军的独立第1支队也及时赶到，分别从东、西两翼投入战斗。战至14时，日伪军被我军彻底包围在冯沟里、坡门口及其周边，陷入绝境。

灵寿方向的敌人在得知袭击陈庄

的部队被围的消息后，急忙向慈峪镇增兵300余人。16时，慈峪留守敌人会同援兵共800余人开始向南、北伍河和白头山附近我军第719团阵地进攻，企图打通到坡门口的大路，接应被围之敌，遭第719团顽强阻击，无法前进。

28日黄昏，总攻开始。独立第2团由南向北，攻占了冯沟里村南侧小高地；独立第1支队从西向东，攻占了冯沟里西侧高地；第716团南涉磁河，攻占了冯沟里与坡门口之间的小高地，切断了两处日军的联系，随后冲入坡门口村内，与敌人展开近战。激战至29日晨，被围的日伪军待援无望，开始全力向坡门口西南高地突围。敌人遭遇截击、追击后爬上鲁柏山，向该山西南方向的万寺院逃窜，又遭八路军第4军分区第5团阻击。随后，我军各路追击部队赶到，不敢再战，仓皇回撤。至此，陈庄战斗胜利结束。八路军历时6天5夜，共歼敌13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给进犯晋察冀边区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抗战信心。陈庄战斗被誉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后“模范歼灭战”。

